

东西问·人物 | 梁晓声：(下)

视文学为动态河流，更在乎影响世道人心

“假如我生活在那样的年代，会不会那样去做？如果不抗争也能生活下去，还要为了民族和国家出生入死吗？我自己的回答差不多是我没有这种能力。这需要牺牲精神，而我给自己的结论是几乎不具备这种牺牲精神。”

因此，虽然耗费了极大心血，力求完美，梁晓声依然觉得自己交出的作品是留有遗憾的：“无论我的笔怎样写，其实都和现实中那些人物所付出的牺牲有很大差距。我们的笔力在表现他们的理想担当的时候，其实是不够的。”

文学不是替自己诉苦的

尽管《父父子子》是一次全新的尝试，但不意味着它与梁晓声一直以来的书写岔路而行。从前，他笔下的角色虽然平凡甚至卑微，却无一例外地拥有着纯洁、

善良、坚韧和正义的道德追求与精神力量。这也是他在文坛甫一登场，便彰显出的风格独特的文学气质。

“文学不是把寻常生活中大家都经受的不中意的状态，夸大描摹成苦难，那是对苦难两个字的贬化。”梁晓声说，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一样经历过贫穷与无助，但那不能构成他理解中的苦难。对比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人们，轻言苦难只是一种自我想象，更是一种愚昧。“文学不是替自己诉苦的，要诉苦也是替别人。”

回顾梁晓声的写作经历可以清晰地发现，中间有过十年左右的时间，他很少出产小说，而是更多地投入杂文，说言不公、直议现实，出版了诸如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《忐忑的中国人》等一系列作

品。那些年，小说家梁晓声仿佛暂时退场了，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愤怒的知识分子。

说起那一阶段的转向，梁晓声解释称：“当时是一个各种矛盾复杂交织的时期，你很难通过一篇小说表达出直接感受，而且谋划一篇小说然后递出去，最快也得四个月甚至半年之后才能发出来，已经时过境迁了。（所以）面对着那样的社会现实，要快速、直接表达态度的想法很强烈，像鲁迅先生那样不断写杂文成为那一时期我的主要冲动。这种冲动压过了写小说的冲动。”

“作家不应该是当‘我’郁闷了才来写《郁闷的中国人》，当‘我’觉得生活不安定了才写《忐忑的中国人》。作家是你即使是贵族，也应该感受到别人的郁闷和忐忑。”言谈至此，说话始终不疾不徐的梁晓声，语气铿锵而坚定：“一个作家，在这一点上不能超越自己的话，那也就是一个写故事的人。”

向文学交出一份答卷

以杂文为抗争的梁晓声，效法的是鲁迅。“鲁迅一直到死的时候，他的眼里丝

毫没有看到中国的希望，他对于中国的前途的失望已经到了极点。我所经历的和鲁迅不同，我看到了变化，看到了还有继续向好的后力。”见证着现实一点点的改变，梁晓声的心情渐趋平静。于是，他决定回归小说，他要向文学交出一份答卷。

2010年，梁晓声开始酝酿一部名为《共乐区的儿女们》的长篇，三年之后，他正式动笔写下了开头。故事开始于1972年，结束于2016年，与梁晓声的人生完全重合，在人物的经历和情感中，也有着他和亲人们真实的影子。

三易其稿，近万页稿纸，五年时间里梁晓声完成了三卷本共115万字。这是他所有创作中规模最大的一次，也是写得最辛苦的一次。他的指甲写到扭曲，后来呈半脱落状态，脑袋上“鬼剃头”一般地掉发，到最后连手也不听使唤了。责编在手稿中发现，第一卷的字认认真真一丝不苟，第二卷时开始慢慢胀开，到第三卷字里行间已经“拳打脚踢”了。

用力如此，梁晓声依然无意于讲述一个取悦的讨好的故事，他更在乎的是“

影响世道人心”，他想告诉如今的年轻人，他们的父辈是怎样一路走来的。

2017年12月，小说付梓，在责编的建议下，改名为《人世间》，取自未收入出版的梁晓声所写的一篇创作题记。2019年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234部参评作品中，将最高票数投给了这部呕心沥血之作。

“生命是短暂的，它原本缺少意义，我们自己赋予了它一些意义。”梁晓声说，“到最后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过客，如此而已，仅此而已。不要想象自己是一个人物，不要想象自己的那些作品有多么的了不得，我们可以把文学看成一个动态的河流，你就是在一个时期内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。”（完）

受访者简介：

梁晓声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他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、散文、随笔及影视作品，为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。现居北京。2019年7月，获第二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；8月16日，凭借作品《人世间》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



梁晓声凭借《人世间》获得2019年首届吕梁文学奖年度小说奖。韦亮摄